

歐
遊
雜
記

序

這本小書是二十一年五月六月的游蹤。這兩個月走了五國，十二個地方。巴黎歹了三禮拜，柏林兩禮拜，別處沒有歹過三天以上；不用說都只是走馬看花吧了。其中佛羅倫司羅馬兩處，因為趕船，慌慌張張，多半坐在美國運通公司的大汽車裏看的。大汽車轉彎抹角，繞得你昏頭昏腦，辨不出方向；雖然晚上可以回旅館細細查看地圖，但已經隔了一層，不像自己慢慢摸索或跟着朋友們走那麼親切有味了。滂卑故城也是匆忙裏讓一個俗透了的引導人領着胡亂走了一下午。巴黎看得比較細，一來日子多，二

來朋友多；但是盧佛宮去了三回，還只看了一畸角。在外國游覽，最運氣有熟朋友樂意陪着你；不然，帶着一張適用的地圖一本適用的指南，不計較時日，也不難找到些古蹟名勝。而這樣費了一番氣力，走過的地方便不會忘記，也不會張冠李戴——若能到一國說一國的話，那自然更好。

自己只能聽英國話，一到大陸上，便不行了。在巴黎的時候，朋友來信開玩笑，說我「目游巴黎」；其實這兒所記的五國都只算是「目游」吧了。加上日子短，平時對於歐洲的情形又不熟習，實在不配說話。而居然還寫出這本小書者，起初是回國時船中無事，聊以消磨時光，後來卻只是「一不做，二不休」而已。所說的不外美術風景古蹟，因為只有這些才能「目游」也。游覽時離不了指南，記述時還是離不了；書中歷史事跡以及尺寸道里都

從指南鈔出。用的並不是大大有名的裴歹克指南，走馬看花是用不着那麼好的書的。我所依靠的不過克羅凱 (Crockett) 夫婦合著的袖珍歐洲指南，瓦德洛克書鋪 (Ward, Lock & Co.) 的巴黎指南，德萊司登的官印指南三種。此外在記述時也用了雷那西的美術史 (Reinach: Apollo) 和何姆司的藝術軌範 (C. J. Holmes: A Grammar of the Arts) 做參考。但自己對於歐洲美術風景古蹟既然外行，無論怎樣謹慎，陋見謬見，怕是難免的。

本書絕無勝義，卻也不算指南的譯本；用意是在寫些游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小小的禮物吧。書中各篇以記述景物為主，極少說到自己的地方。這是有意避免的：一則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論；二則這個時代，「身邊瑣事」說來到底無謂。但這麼着又「乾枯板滯」——只好由它去吧。記述時可

也費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覺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難。顯示景物間的關係，短不了這三樣句法；可是老用這一套，誰耐煩！再說這三種句子都顯示靜態，也夠沈悶的。於是想方法省略那三個討厭的字，例如「樓上正中一間大會議廳」，可以說「樓上正中是——」，「樓上有——」，「——在樓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給讀者整個的印象，或者說更具體的印象。再有，不從景物自身而從遊人說，例如「天盡頭處偶爾看見一架半架風車」。若能將靜的變為動的，那當然更樂意，例如「他的左胳膊底下鑽出一個孩子」（畫中人物）。不過這些也無非雕蟲小技吧了。書中用華里英尺，當時爲的英里合華里容易，英尺合華里麻煩些；而英里合華里數目大，便更見其遠，英尺合華里數目小，怕不見其高，也是一個原因。這種不一致，也許沒有

多少道理，但也由它去吧。

書中取材，概未注明出處；因為不是高文典冊，無需乎小題大做耳。

出國之初給葉聖陶兄的兩封信，記述哈爾濱與西比利亞的情形，也附在這裏。

讓我謝謝國立清華大學，不靠她，我不能上歐洲去。謝謝李健吾吳達元汪梧封秦善鋆四位先生；沒有他們指引，巴黎定看不好，而本書最佔篇幅的巴黎游記也定寫不出。謝謝葉聖陶兄，他老是鼓勵我寫下去，現在又辛苦地給校大樣。謝謝開明書店，他們願意給我印這本插了許多圖的小書。

二十三年四月，北平清華園。

目錄

威尼斯	佛羅倫司	羅馬	滂卑故城	瑞士	荷蘭	柏林	德瑞司登
一	九	一九	三四	四二	五五	六六	八二

萊因河	……	八九
巴黎	……	九四
西行通訊二首〔附錄〕	……	一三六

威 尼 斯

威尼斯 (Venice) 是一個別致地方。出了火車站，你立刻便會覺得；這裏沒有汽車，要到那兒，不是搭小火輪，便是雇「剛朵拉」 (Gondola)。大運河穿過威尼斯像反寫的 S；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條，這些就是小胡同。輪船像公共汽車，在大街上走；「剛朵拉」是一種搖櫓的小船，威尼斯所特有，它那兒都去。威尼斯並非沒有橋；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只要不怕轉彎抹角，那兒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可是輪船中人還是很多，「剛朵拉」的買賣也似乎並不壞。

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島的東北角上，是一羣小島，外面一道沙堤隔開亞得利亞海。在聖馬克方場的鐘樓上看，團花簇錦似的東一塊西一塊在綠波裏蕩漾着。遠處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這裏沒有什麼煤煙，天空乾乾淨淨；在溫和的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中國人到此，彷彿在江南的水鄉；夏初從歐洲北部來的，在這兒還可看見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麼綠，那麼醞，會帶你到夢中去。

威尼斯不單是明媚，在聖馬克方場走走就知道。這個方場南面臨着一道運河；場中偏東南便是那可以望遠的鐘樓。威尼斯最熱鬧的地方是這兒，最華妙莊嚴的地方也是這兒。除了西邊，圍着的都是三百年以上的建築，東邊居中是聖馬克堂，卻有了八九百年——鐘樓便在它的右首。再向右是「新衙門」；教堂左首是

「老衙門」。這兩溜兒樓房的下一層，現在滿開了鋪子。鋪子前面是長廊，一天到晚是來來去去的人。緊接着教堂，直伸向運河去的是公爺府；這個一半屬於小方場，另一半便屬於運河了。

聖馬克堂是方場的主人，建築在十一世紀，原是卑贊廷式，以直線爲主。十四世紀加上戈昔式的裝飾，如尖拱門等；十七世紀又參入文藝復興期的裝飾，如闌干等。所以莊嚴華妙，兼而有之；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勁兒。教堂裏屋頂與牆壁上滿是碎玻璃嵌成的畫，大概是真金色的地，藍色或紅色的聖靈像。這些像做得非常肅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鋪的，顏色花樣種種不同。在那種空闊陰暗的氛圍中，你覺得偉麗，也覺得森嚴。教堂左右那兩溜兒樓房，式樣各別，並不對稱；鐘樓高三百二十二英尺，也偏在一邊兒。但這兩溜房子都是三層，都有許多拱門，恰與教

堂的門面與圓頂相稱；又都是白石造成，越襯出教堂的金碧輝煌來。教堂右邊是向運河去的路，是一個小方場，本來顯得空闊些，鐘樓恰好填了這個空子。好像我們戲裏大將出場，後面一桿旗子總是偏着取勢；這方場中的建築，節奏其實是和諧不過的。十八世紀意大利卡那來陀(Canaletto)一派畫家專畫威尼斯的建築，取材於這方場的很多。德國德萊司敦畫院中有幾張，真好。

公爺府裏有好些名人的壁畫和屋頂畫，丁陶來陀(Tintoretto, 十六世紀)的大畫「樂園」最著名；但更重要的是它建築的價值。運河上有了這所房子，增加了不少顏色。這全然是戈昔式；動工在九世紀初，以後屢次遭火，屢次重修，現在的據說還是原來的式樣。最好看的是它的西南兩面；西面斜對着聖馬克方場，南面正在運河上。在運河裏看，真像在畫中。它也是三層：下兩層是

尖拱門，一眼看去，無數的柱子。最下層的拱門簡單疏闊，是載重的樣子；上一層便繁密得多，爲裝飾之用；最上層卻更簡單，一根柱子沒有，除了疏疏落落的窗和門之外，都是整塊的牆面。牆面上用白的與玫瑰紅的大理石砌成素樸的方紋，在日光裏鮮明得像少女一般。威尼斯人真不愧著色的能手。這所房子從運河中看，好像在水裏。下兩層是玲瓏的架子，上一層才是屋子；這是很巧的結構，加上那豔而雅的顏色，令人有惆恍迷離之感。府後有太息橋；從前一邊是監獄，一邊是法院，獄囚提訊須過這裏，所以得名。拜輪詩中曾詠此，因而便膾炙人口起來，其實也只是近世的東西。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種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隨便唱。可是運河裏也有：晚上在聖馬克方場的河邊

上，看見河中有紅綠的紙球燈，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剛朵拉」搖過去，靠着那個船停下，船在水中間，兩邊挨次排着「剛朵拉」在微波裏盪着，像是兩隻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圍着一張桌子坐，輪到了便站起來唱，旁邊有音樂和着。曲詞自然是意大利語，意大利的語音據說最純粹，最清朗。聽起來似乎的確斬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樂節奏繁密，聲情熱烈，想來是最流行的「爵士樂」。在微微搖擺的紅綠燈球底下，顫着醞釀的歌喉，運河上一片朦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紅的樣子。唱完幾曲之後，船上有人跨過來，反拿着帽子收錢，多少隨意。不願意聽了，還可搖到第二處去。這個略略像當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但秦淮河卻熱鬧得多。

從聖馬克方場向西北去，有兩個教堂在藝術上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聖羅珂堂，旁邊有一所屋子，牆上屋頂上滿是畫；樓上下大小三間屋，共六十二幅畫，是丁陶來陀的手筆。屋裏暗極，只有早晨看得清楚。丁陶來陀作畫時，因地制宜，大部分只粗粗勾勒，利用陰影，教人看了覺得是幾經琢磨似的。「十字架」一幅在樓上小屋內，力量最雄厚。佛拉利堂在聖羅珂近旁，有大畫家鐵沁（Titian，十六世紀）和近代雕刻家卡奴洼（Canova）的紀念碑。卡奴洼的，靈巧，是自己打的樣子；鐵沁的，宏壯，是十九世紀中葉才完成的。他的「聖處女升天圖」掛在神壇後面，那朱紅與亮藍兩種顏色鮮明極了，全幅氣韻流動，如風行水上。倍里尼（Giovanni Bellini，十五世紀）的「聖母像」，也是他的精品。他們都還有別的畫在這個教堂裏。

從聖馬克方場沿河直向東去，有一處公園；從一八九五年

起，每兩年在此地開國際藝術展覽會一次。今年是第十八屆；加入展覽的有意荷比西丹法英奧蘇俄美匈瑞士波蘭等十三國，意大利的東西自然最多，種類繁極了；未來派立體派的圖畫雕刻，都可見到，還有別的許多新奇的作品，說不出路數。顏色大概鮮明，教人眼睛發亮；建築也是新式，簡截不囉嗦，痛快之至。蘇俄的作品不多，大概是工農生活的表現，兼有沈毅和高興的調子。他們也用鮮明的顏色，但顯然沒有很費心思在藝術上，作風老老實實，並不向牛犄角裏尋找新奇的玩意兒。

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刻花皮件，都是名產，以典麗風華勝，綽綽也不錯。大理石小雕像，是著名大品的縮本，出於名手的還有味。

佛羅倫司

佛羅倫司 (Florence) 最教你忘不掉的是那色調鮮明的大教堂與在它一旁的那高聳入雲的鐘樓。教堂靠近鬧市，在狹窄的舊街道與繁密的市房中，展開它那偉大的個兒，好像一座山似的。它的門牆全用大理石砌成，黑的紅的白的綫條相間着。長方形是基本圖案，所以直綫雖多，而不覺嚴肅，也不覺浪漫；白天裏繞着教堂走，仰着頭看，正像看達文齊的摩那麗沙 (Mona Lisa) 像，她在你上頭，可也在你裏頭。這不獨是綫形溫和平靜的緣故，那三色的大理石，帶着它們的光澤，互相顯映，也給你鮮明穩定的感覺；